



不会笑的
数学家
笑わない数学家
【日】森博嗣
五科·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会笑的数学家

(日)森博嗣 著

五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会笑的数学家 / (日)森博嗣著; 五科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9

(犀川 & 萌绘系列)

ISBN 978-7-5399-3871-4

I. ①不… II. ①森…②五…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121116 号

《WARAWANAI SUUGAKUSHA》

Copyright©MORI Hiroshi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书 名 不会笑的数学家

著 者 (日)森博嗣

译 者 五 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近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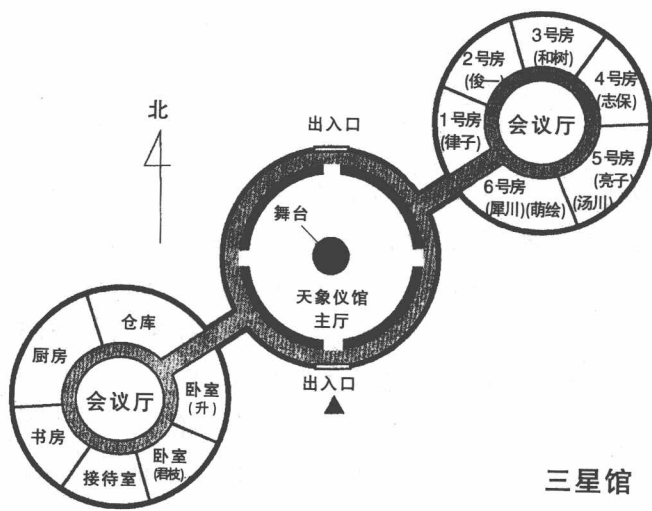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71-4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个人对于人类狂热的宗教信仰非常感兴趣,而这似乎可以从数学的领域里略窥一二。不过,在求学过程中所学到的数学证明,现在想起来尽是谬误;如果要从数学里去探求确定性有多少,不如去思考在数学的世界里能够把持住多少稳固的基础。

某天工作的时候,忍不住想起一个关于乌龟和大象的寓言故事^①,然后设想一个属于大象的数学世界。为了怕它摔倒,在他脚下撑了一只大乌龟,结果乌龟和大象都失去了重心。或许过了二十几年后,即使我费尽了心思,也只会得到一个无奈的结论。

摘自《罗素的回忆:来自记忆里的肖像》(Portraits from Memory)
/伯罗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②

①罗素(Bertrand Russell),英国学家、逻辑学家。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生于蒙茅斯郡特里莱克,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卒于威尔士的普拉斯彭林。此外,罗素还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学术活动除数学外,还涉及物理、历史、文学、宗教、政治和教育等多方面。一九五零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四年创立罗素和平基金会。

②印度人认为世界是由几只巨象的背撑着。世界的中央是高耸的山脉,巨象站在一只大乌龟的龟甲上,乌龟则骑在一只盘踞着的眼镜蛇身上。

目 录

1	第一章	三星馆之谜
39	第二章	宇宙与数学之谜
69	第三章	勇者与死者之谜
99	第四章	内侧与外侧之谜
129	第五章	天才数学家之谜
159	第六章	袭击者与尸体之谜
183	第七章	遥远过去之谜
213	第八章	天才建筑师之谜
235	第九章	遗忘与觉醒之谜
265	第十章	再现与消失之谜
289	第十一章	有限与无限之谜

登场人物

天王寺翔藏 天才数学家

天王寺宗太郎 翔藏的长子、流行作家

天王寺律子 宗太郎之妻、女明星

天王寺俊一 宗太郎的长子、男明星

片山基生 建筑师

片山亮子 翔藏的长女、基生之妻、雕塑家

片山志保 亮子的长女、设计师

片山和树 亮子的长子、N大学二年级学生

汤川重治 亮子的恋人、建筑师

铃木彰 天王寺家的男仆

铃木君枝 彰的妻子、家庭主妇

铃木升 君枝的长子

西之园萌绘 N大学二年级学生

犀川创平 N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第一章

三星馆之谜

(难道,这真的是一种符合事实观点,而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¹

¹ 每章的开头引用由柴垣和三雄、清水邦夫、田中裕合译,森北出版社的《数学的经验》(The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Phillip J. Davis/Ruben Hersh)



—

庭院被方方正正的长方形森林包围，一大片水泥地已经被细雨淋湿。在这个季节少有的诡异夜晚，犹如恍惚的记忆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雾霭，又像是奶油融化在漆黑的暗夜里。

少女举着伞的手冰凉冰凉的。

这种潮湿的感觉真令人心情烦闷——少女心想。吊环、台阶的扶手，还有这把不知属于谁的雨伞伞柄……

外公没有出来，少女即使不回头看也知道。外公最讨厌这种寒冷天气中的不祥氛围，现在，他肯定透过雾气迷蒙的玻璃大门，从后面观看着他们。

细雨遮蔽了视野，就连呼出去的呵气也是白色的，如同抽着烟。

“真的！就跟外公说的一样！”弟弟一边跑一边大声叫道。

对于弟弟的话，少女并没有搭腔。其实她的心里也很想这样放

声大叫。

少女停下了脚步，屏息凝视。

“不见了！”她回过头去对母亲说道，“为什么？……难道真的不见了？”

母亲面无表情。

寒冷的雨，寂静的夜，笔直的墙壁，沉闷的水泥。

然而，今晚是平安夜！

外公到底准备了什么礼物？

就像是被女孩周围的水泥所吸收一样，细雨安静而缓慢地垂落着。

少女又一次面向前方，笔直地朝着原来的那个地方走去。

雨并没有下很久，可是不得不撑起雨伞。

直到傍晚，少女还和她弟弟还有表哥在此处玩足球。

当时那座巨大的奥利安铜像的双脚之间，就是足球的球门。

可是如今，铜像却不见了。

“哎！铜像呢？被外公藏起来了么？哎呀，藏到哪里去了？”弟弟问母亲。

母亲没有回答。

少女当然也不明白。

那么大的铜像究竟去了哪里呢？

少女看着地面，水泥地因为被雨淋湿，黑色的范围正在扩大。她低下头，仔细观察脚上新买的皮鞋有没有被雨水弄湿。

这时，少女眼角的余光看见舅妈正走过来，于是她像往常的恶作剧一样，突然瞪大双眼，呆呆地张大了嘴。

大人吓了一跳。

然而少女却认为这是一种绝技。

怎么回事呢？……

外公家的庭院是一大片水泥地，庭院正中的铜像已经无影无踪了。

偌大的院子里没有花草，平展展的什么都没有。

更不用说那么大的铜像的藏匿之处了。

那么大的东西，怎么会……

对，那座比少女大上好几倍的希腊勇士铜像，正是少女的母亲创作的。

现在母亲也十分惊讶。

天气寒冷，少女几乎流出鼻涕，回头望着房子，她看见了站在大门处的外公。外公应该对自己变出的魔法很得意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是爸爸干的吗？”舅妈表情生硬地低声说道，“他看着不喜欢就把铜像毁了吧？”

少女很讨厌她的舅妈，有些歇斯底里，而且总是醉醺醺的。

“可是，刚刚还在的啊！哪能这么轻易就毁掉了。”表哥倒是没像他妈妈一样胡言乱语，说话还比较实在。

“姐姐，那个铜像还会回来吗？如果没有了，我们就没法玩足球了！”弟弟用自己温暖的小手握着少女的手说。

二

犀川创平看到了两个扮相拙劣的圣诞老人。

那是两个年轻人，正站在街头散发着面巾纸。犀川不假思索地接下一袋放入衣袋，也没有仔细看一下面巾纸包装上打着什么广告。个人贷款、成人约会，应该就是这类广告吧！即使打扮成圣诞老人，这两个家伙也不可能是义务劳动。

犀川站在那古野车站出口的菜菜子的雕像旁等西之园萌绘。

“菜菜子”是一尊约高五六米的人像，平时几乎是全裸的，现在穿上了圣诞老人的红衣服，伫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附近的人对菜菜子并不着迷，不过作为约会地点的标记，这座雕像在那古野车站一带倒是妇孺皆知的。

最近犀川对于圣诞节并没有什么感觉。真要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什么意义的话， $1+2+2+5=10$ ，仅此而已。小时候的记忆也可能残留一些，但也仅限于开面包店的邻居送来卖剩下的蛋糕之类，或是迪士尼卡通电影里鼻子会发红的驯鹿等等。当时他还想，红鼻子驯鹿跟电鳗有什么不同呢。

西之园萌绘出现了。

“老师，对不起。久等了吧？”萌绘甩了甩短发，扫视一下四周，“啊！人真多啊！”

“不，比约定的时间还早呢……”犀川边看表边说，“还有一分钟呢！”

萌绘面颊微红，微笑着，可能是刚刚跑着过来的。

“离发车的时间还有三十分钟，去喝杯咖啡怎么样？”犀川边走边说。

“好啊！”

一走进地下街，只见人潮汹涌，几乎每家咖啡馆里都坐满了客人，看了两三家店，门口都有等候着的客人。

“老师，算了吧！”后面的萌绘对犀川说，“上电车后也可以喝咖啡……”

犀川点点头，改变了方向。穿过百货公司的食品卖场，乘上扶梯上楼，萌绘紧跟在他身后。

“西之园，你知道鼯鼠奇卡吗？”在扶梯上，犀川转身问道。

“不知道。”萌绘扑哧一笑。“鼯鼠奇卡？是老师的朋友吗？”

犀川忍不住笑了。

“不，奇卡可不是我的朋友。不过我想说不定赤福饼的赤兵卫认识它……”

“赤兵卫？”萌绘微微皱眉，“是谁啊？”

他们在位于地下街的车站购买了前往津市的车票，特快列车全部是指定座位，黄白两色相间列车已经等待在站台边了。

犀川在剪票口附近的小店买了包香烟，拿着找来的零钱，他回头寻找着萌绘。这时萌绘正站在他前面大约5米处。

犀川现在才第一次注意到萌绘今天的衣服。砖红色的长大衣上印着黄蓝白三色东方风格的图案，相当漂亮。不过话说回来，她的衣装从来都很时尚。让犀川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大衣之下，犀川还看见她搭配了一双灰色靴子。

“怎么？”萌绘看到犀川的表情，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犀川那张扑克脸一遇到萌绘就不管用了。

“不，没什么……”说着，犀川又一次盯着她的衣服看。“我去那边抽根烟，你先上车吧。到津市要一个钟头呢，我得先过一下烟瘾。”

“是因为我穿了短裙吗？”萌绘退后了一点，摆出一个造型姿势。

“啊，是啊！你穿裙子的时候可不多。”犀川故意用目光扫视着周围。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萌绘靠近犀川，无意一样碰了碰对方的右手，“不过今天也实在没办法，毕竟是聚会。……可是，至于服装，怎么都没关系吧？是不是，老师？”

“嗯，是啊……”犀川迈开了脚步。

“女人可以穿男人的所有衣服，可是，男人就不能穿女人的衣服，”萌绘笑嘻嘻地问犀川，“这是为什么呢，老师？”

“问得好！”犀川抬头看着天空，“这正应了一句谚语……”

“大小通吃？”萌绘马上问道。

“不，还是说‘高不成低不就’的好吧？”

三

犀川本来想抽支烟，可是站台角落的吸烟室人满为患，看来在出发前没法来上一根了。虽然车内条件不错，但就是脚下狭窄了些，现在只好忍耐着，等到了目的地再说。

几年前，犀川曾在三重县津市的国立 M 大学建筑系担任兼职讲师，那时每周都要坐一次这趟列车，从那古野始发到津市差不多一个小时。当时他当然不坐在禁烟车厢，而是悠闲地边抽烟边看书。不过今天正是年终岁尾，还赶上了不好的高峰时段，只剩下禁烟车厢的车票可买了。

还不到五点，可窗外天色已经变得昏暗。

萌绘坐在犀川右边靠窗的位置，她是犀川目前执教的国立 N 大学工学部建筑专业的学生。三年前，犀川从助教升为副教授，开始拥有自己的研究室。一般来说，要撰写毕业论文的大四学生会分配到研究室，接受毕业指导。以 N 大学工学科系的情况来说，每年约有百分之六十的毕业生会继续读研，一般是两年，在研究室进行各个领域更高深的学术钻研。所以，在 N 大学，教授、大四学生或是研究生，为了学术调查或是研讨会同进同出也绝不稀奇。

但是西之园萌绘只是个大二的学生，虽然建筑专业的本科生一个年级只有四十人，但老师基本记不住大三以下学生的名字。一个

大二的女学生，跟老师两个人一起坐在电车上的确不同寻常。

而且，今天还是圣诞夜。

犀川至今单身，自认没做什么亏心事。不过对犀川副教授而言，跟女学生出游实在是不一般。

对犀川来说，西之园萌绘算是特别的学生。萌绘的父亲——西之园恭辅博士，是犀川独当一面之前教导自己的恩师。萌绘还小的时候，犀川就常找机会到西之园家拜访，所以对萌绘十分熟识。因为四年前的一次空难，西之园博士与妻子双双丧生，犀川因此也就成了博士的关门弟子。可是，自从萌绘进了建筑专业以后，借用一句萌绘自己的话，“两个人的密切交往”才刚刚开始。当然，犀川坚信，两个人的密切交往的确仅限于师生之间。但在犀川的人生里，除了萌绘以外，连跟女性一起喝茶聊天这种事情都与他无缘。

对犀川创平来说，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无缘”可谓习以为常了。

发车之后，萌绘开始说个不停。

犀川还不太习惯萌绘的夸张打扮。自从她上大学的两年来，他今天第一次看到萌绘穿裙子。美索不达米亚毛毯般鲜艳的外衣，现在正挂在靠窗的衣帽钩上。刚才外套盖住的双腿正横在犀川眼前。洋装和罩衫也是雪白得几乎显得单薄，在罩衫的肩膀附近还有几处镂空的图案。

“老师，你在听我说吗？”

“啊？是啊！”犀川勉强微笑着，“西之园，只穿这些不冷吗？”

“没事！”萌绘满不在乎地说，“你很担心吗？”

列车行驶途中，两个人向推着饮食车的服务员点了两杯咖啡。两人终于有热咖啡喝了。

“那个，你相信那套胡话吗？”喝了口咖啡，犀川总算平静了一

些，接过话题。萌绘因为怕烫，所以迟迟没有喝。

“当然不信。”萌绘将视线从咖啡杯转向犀川，微笑着说，“不过，说得倒是有鼻子有眼的。”

“有鼻子有眼？是吗……”犀川一副漠然的神色，“总之，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实在太模糊，恐怕是在做梦。再说，那只是小孩子吧？”

萌绘所说的话题，就发生在今天要去的地方。十二年前，天王寺博士的住处发生了一件怪事，每次提到这件事，犀川都觉得那只是无稽之谈或是有人故意的恶作剧。虽然他嘴上说“真是令人遗憾啊”之类的话，但他心里一点也不觉得遗憾。他对这样的低级趣味完全没有兴趣。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普通人家，我或许会和你一样想，”萌绘仿佛刻意以理性的口吻问犀川，“但是，你真的没有一种科学的、数学的直觉。”

“怎么可能有？”犀川笑了出来。

“就是……”萌绘叹了口气，“那个地点啊！地点，天王寺博士的住所。老师，香火旺盛的寺庙和门可罗雀的寺庙是完全不同的啊！”

“哈哈，是吧？……也可能吧？”犀川哼了一下，“我对这种事实在迟钝。”

“而我很敏感，”萌绘说着，把嘴凑近杯口。“啊！不行……还是很烫。最好有冰块放进去。为什么热咖啡和冰咖啡都有的卖，可就是没有温咖啡呢？”

他们的谈论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天王寺博士住处的庭园里，有一尊巨大的铜像，在十二年前的某个晚上，这尊铜像不见了。用“消失”这个词有点儿不自然，不